



2.45  
514

# 尔巴特案件

(苏) 瓦·利·什捷英巴赫

# 阿尔巴特案件

(苏) 瓦·利·什捷英巴赫

李德发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1·北京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述莫斯科青年公安人员侦破十年沉案的推理小说。

作者没有采取通常的追捕、枪杀等情节描写的手法，而是通过揭示主人公——青年刑警的个性，描述了侦查人员艰苦工作，向读者介绍了他们是怎样深入进行调查研究，逻辑推理，拨开层层迷雾，查明了真相，将凶手捉拿归案。

在侦破主要案件的过程中，还穿插了偷窃、抢劫、袭击出租汽车司机等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一鳞半爪地反映了现今苏联社会的一个侧面。

### 阿尔巴特案件

(苏)瓦·利·什捷英巴赫 著

李德发 译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重庆印制第一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3 印张 63 千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68,000册

---

书号：10215·31 定价：0.30 元

## 阿尔巴特案件

“谢谢，瓦尔瓦拉·德米特丽耶夫娜，我喝淡的，不加糖。”

“也许，白兰地也不沾一点？”

“不，干吗不喝！”伊戈尔将高脚玻璃杯移到身边。

“为我们的女主人干杯！”

客人们举杯祝酒。科列斯尼科夫打开电唱机，紧接着“啪”的一声打了一个骠骑兵的立正姿势，毕恭毕敬地站在瓦尔瓦拉·德米特丽耶夫娜面前。

晚会接近尾声。今天是叶夫格尼·弗奥多罗维奇·萨福诺夫工作的最后一天，他邀请莫斯科刑事调查局的同事们到家里来庆祝他的退休日。

晚会上只有一位妇女，就是萨福诺夫的妻子，女主人瓦尔瓦拉·德米特丽耶夫娜，因此谈论的话题净是些男子汉的事，工作啦，足球赛啦，又是工作啦……。

叶夫格尼·弗奥多罗维奇挨着伊戈尔身边坐了下来。

“未了结的工作，我都向科尔加诺夫作了汇报，也许明天他就给大家交待任务。有一起案子……依我看这任务将落到你的肩上。”

“干吗偏要落到我的头上呢？”

“科尔加诺夫器重你呗！这件‘死案’能交给谁呢？要破这桩案子渺茫得很，不瞒你说，我也折腾过一阵子了。”

“一丝希望也没有了吗？”伊戈尔问。

“尊敬的伙计们！”科列斯尼科夫突然打断了他们的谈

话。“四个钟头以前我就下班了，可在这儿我老觉得仍旧被困在闹哄哄的办公室里，一扯工作就没完没了。我早就说过，晚会没有妇女们参加，几条汉子凑在一起有什么意思。”

这一年，秋天提前到来。八月底人们已罩上外套或披上大衣。濛濛细雨下个没完。风儿摇曳着深色的树枝，驱散着街沿上的落叶。

伊戈尔·阿尔塔耶夫睡过了头，差一点迟到。他没来得及做早操，更甭提吃早点了。因为他的妻子去探亲了，所以他压根儿忘掉了妻子的严训：“要象人那样生活呵！”他喝了一杯昨天剩下来的咖啡，边走边抓起几块夹腊肠或火腿的面包片，便急匆匆地去上班了。

他跨进办公室，恰好准点。大伙儿正在开五分钟“碰头会”，此会一般要磨蹭半个钟头。碰头会结束后，局长科尔加诺夫请阿尔塔耶夫留下来。

“看来，老头儿的话没错。”伊戈尔想了想，记起了昨晚跟萨福诺夫的谈话。“这明摆着是桩苦差使，若这个任务真的落到我的头上，那也只好服服贴贴地接受罗！唉，领导的主意嘛，可真遗憾，领导不是咱们自己选举的。”

大伙儿离去后，科尔加诺夫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坐了下来，边阅文件边说道：“萨福诺夫退休后留下几起没有办完的案件。”科尔加诺夫昂起了头。“你来接替他刑警队长的职务，我已向办公厅下达了命令。”

“遵命，谢尔盖·阿列克谢诺维奇。可以离开吗？”

科尔加诺夫点点头。

伊戈尔在办公厅办完了全部手续后，领取了几宗厚厚的案卷。

“老头儿留下的宝贵财富。”伊戈尔边说边在领文单上签字。随后走向电话机，给科里挂了电话。

“齐明同志！”他用严肃的声调说，“您是当代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您桌上放着的两普特哑铃足以表明您有惊人的体力，可您的二头肌……”

“你要干吗？请开门见山地说吧！”齐明打断了他的讲话。

“我要您来一趟，帮我把一大摞我们要审理的案卷搬走。”

“干吗拐弯抹角的，我就来。”

几分钟后阿尔塔耶夫的办公桌上堆着厚厚一叠案卷。

伊戈尔翻阅了其中一部分，暗自思忖：“这些案件差不多都已了结，可是老头儿说的那个案子在哪儿呢？喔，这儿呢！”伊戈尔看见了日期，吹口哨似地叫了起来。案卷上写着：1969年3月。

夜幕早已降临。大楼里只留下一些值班人员。从广播喇叭里传来惹人心烦的又尖又响的噪音，听不清楚在呼喊谁的名字。

伊戈尔遗憾地瞧了瞧空烟盒，随即合上。他站起身来活活动动手脚，走到窗户跟前。霓虹灯广告的五颜六色的光点在玻璃窗上来回闪晃。他感到头疼，大概是由于翻阅了数不清的记录、询问、证词和报告所引起的。不管怎样午饭还是要去吃的，也该抽几枝烟了。

阿尔塔耶夫回到桌边，打开了第一本案卷溜了一眼那段熟悉的短文：

“1969年3月18日，一个青年不省人事，死在急救车

上。死者是在当天下午四点钟从艺术电影院附近抬上车的。诊断结果：左胸部有一处刀伤。死者名叫弗拉季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谢姆诺夫。生于1953年，家住苏沃罗花园，门牌号……”

急救车的电话传真报告很简短，总共才几行字，可是它要求人们付出多少辛勤的劳动，厚厚的三大本案卷表明了侦查员、刑事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和各部门的鉴定专家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伊戈尔坐定后果断地将第二本案卷移到身边。今天可以不忙赶回家，因为加尔卡不在家，若她在家的话，一定又要嚷嚷：

“你干的是啥行当？人家都象个人样——八小时工作完毕往家里跑，可你呢？连深更半夜也见不着你的影子！”

伊戈尔学着愁眉苦脸的加尔卡的动作，脸上泛起了笑容。她也许不习惯他那马拉松的工作时间。那你试着准点回家吧，如果要防止类似的情景再度出现。

伊戈尔翻过一页案卷。

法医鉴定记录：心脏部位受伤导致死亡。伤处是由一种锋利的，切割用的物体所造成的。刀身长度约十二厘米，宽度约三厘米。凶器属制鞋刀类型。

死者的衣着检查记录：衬衣左面袋盖边有一道四厘米长的开口，上面沾有象血一样的褐色斑点；还隐约可见化验后未曾消除的星星点点的褐色粒子的痕迹。

下面是技术部门的一系列鉴定。生物学专家断定褐色斑点是A—Ⅰ血型，与死者血型相同。化学检验人员写道，衬衣上的褐色粒子——染污的烟末，也是A—Ⅰ血型。然而死者

平时是不抽烟的。这说明凶器曾经放在凶手带烟卷的衣兜里。结论——凶手是一个抽烟者。

“真棒！”伊戈尔自我嘲讽地想。“天才的三段论法，干得不赖，挺有水平。必须告诉瓦列尔卡，从此我的威望在同行面前将会空前地提高。”

然而三月的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阿尔塔耶夫翻过了几页材料，着手研究对见证人的讯问笔录。总之发案的经过是：在阿尔巴特广场，艺术电影院售票处旁边曾聚集了一帮子喝得醉醺醺的青少年。谢姆诺夫从他们身边经过，其中有一个青年问他要不要电影票。后来的情况怎样，旁证人就说不上。据女清洁工季霍米罗娃反映，死者跟青少年中某一个人发生过口角，后来就走开了。季霍米罗娃也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她看到谢姆诺夫后面跟着一个小伙子，中等个儿，黑头发，穿一件浅蓝色的绒布短上衣。约摸过了十五分钟，过路人发现谢姆诺夫直挺挺地躺倒在楼房拱门下面。人们叫来了急救车，莫斯科刑事调查局的刑警队也及时赶到了现场。现场勘察没有发现线索，连一把行凶的刀也没找到。

“一起简单的凶杀案，最明显不过的凶杀案，”伊戈尔思忖了一下，“不过起因……为什么要杀害他？杀害他究竟对谁有好处呢？得了，别再想了，这一连串的疑问又不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

不管怎么说，大伙儿还是干得挺热乎的。要确定那天曾聚集在艺术电影院附近一帮子青少年不是轻而易举的。这是一张十人名单，都一一审查过。五个黑头发，一个中等个儿——超过半数。他们都住在阿尔巴特区，斯莫连斯广场，克



罗波特金斯街旁边的胡同里。大多数都彼此熟悉，问他们“为什么要喝酒？”各有各的回答：“出于无聊”，“请请朋友”，“因为有钱……。”

没有人承认见过穿浅蓝色绒布短上衣的青年，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跟人吵过架，也许他们不愿意讲出来。

只有一个名叫叶夫格尼·克雷申的青年认识死者。他们是中学的同学。发案那天虽然他跟死者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去过电影院旁边，但推说没跟死者照过面，也没见过什么穿绒布短上衣的青年。

“咄咄怪事！”伊戈尔撂下案卷，走到科列斯尼科夫的办公桌前，试图打开抽屉。钥匙正合适。伊戈尔拉出抽屉，抓起一合烟卷，看见一叠白纸，摇摇头想：

“瓦列拉<sup>①</sup>真是名不虚传的好管家！他身边总是储藏一些白纸，以备急用，不然的话休想从我们办公厅主任那儿领到半张白纸。他会瞪着双眼问：‘干啥用？’齐明俏皮地回答：‘做纸鸽放生，从窗口放到大街上去。’真是地地道道的官僚主义者！他老是缠着齐明问，干吗在办公室里放着电扇，简直浪费国家电能。他的记性好极了。要是那天把他领到艺术电影院附近的话，那就什么都记起来了，什么都能被他发觉，否则——‘不知道’，‘没看见’，‘也许’，‘记不清’。”

阿尔塔耶夫的脑海里翻腾着尽是些与侦破案子无关的思想。办公厅主任操的这份心为的是节约电能，可我们何必去白白消耗自己的脑细胞呢！

---

① 瓦列拉系名字，科列斯尼科夫系姓。（译者注）

各式各样的笔迹使阿尔塔耶夫看得眼花缭乱，有时眼前模糊一团。他看了看手表。“该回家了。”他把棘手的案件放入保险柜。

阿尔塔耶夫在楼梯上碰到了外出归来的执勤小队。

“你难道今天值班？”佩特罗夫第一惊奇地问（这样称呼他是为了区别二科的佩特罗夫第二）。

“不，有些事。”突然伊戈尔迅速地躲到佩特罗夫身后。

“干什么？”

在长长的过道尽头闪现值班法医大胡子格拉杜斯大夫的强壮敦实的身躯。

原来有一回，伊戈尔曾答应过送他古币（法医是一位古币收藏家、狂热爱好者），可是他不知道把古币搁到哪儿去了，大夫却死盯着他不放。

“请您掩护一下，”他恳求佩德罗夫。“我从另外一个楼房穿过去，不然的话，他会把我抓住的，又得缠上一个钟头，唠叨他的收藏古币史，反正他要熬到天亮。”

今天的“五分钟碰头会”没拖拉。科列斯尼科夫一跨进办公室门槛，阿尔塔耶夫便开口说：

“小伙子们，昨天我看了这个案卷……”

“可我是看了爱伦堡的书，”科列斯尼科夫接上话茬。

齐明打断了他的插话问：“有什么新发现？”

“一丁点儿也没有。眼下我想再看一遍；不然一到晚上脑袋瓜就不听使唤，仿佛被魔鬼缠住了。你今天打算干啥？”

齐明说深夜在他的管辖区内发生了一起偷窃案，所以他去派出所了。科列斯尼科夫在桌边坐了下来，开始审阅案件。

阿尔塔耶夫从保险柜里取出案卷，找到了昨天夹上的书笺。

“真够厚的！”科列斯尼科夫带着尊敬的口吻说，“这份案卷你给我留下，我喜欢看看以前的案件。”

“那你一定也喜欢侦破这些案子罗？”伊戈尔扫了一眼科列斯尼科夫保险柜下层的架板，那儿放着一些尚未侦破的案件。

“你最好去一趟基辅区公安分局，那儿从学校抓住了一个小偷，偷窃的方法也是爬消防梯越窗。同你办的两起案子相似。”

“今天我看过一份从雅尔达寄来的通报，上面也写着越窗。”

科列斯尼科夫好幻想地说：“伊戈列克<sup>①</sup>，你派我到雅尔达去跑一趟吧！”

“到哪儿去？”伊戈尔富有表情地瞥了科列斯尼科夫一眼。

科列斯尼科夫开始整装。

“我真的将去分局，放我去吧，不然不知多少年以后我会挨骂的，反正你伊戈尔是不会咒骂那些走在你前面去办这件案子的人。”

“当然，我不会骂的，”伊戈尔瞧了瞧正整装待发的瓦列拉。“多棒的小伙子，两年后定能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侦察人员。他爱闲逛，这倒一点不假，可是，当然罗，只要加以引导，他定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安人员。齐明则是另一种类

---

<sup>①</sup> 伊戈尔的爱称。（译者注）

型的人，干起活来不吭一句多余的话。若把他俩粘在一块儿，那真是珠联璧合，然后再一分为二，那咱们的刑警队就天衣无缝了。怎么啦，俨然以局长自居给人家作起鉴定来了。须知我自己也不是能侦破、弄清这起案子的料。然而此时此刻凶手逍遥法外差不多十年了。”

伊戈尔翻到昨天夹上书笺的那一页，思索着：“为什么克雷申没看到自己的同班同学？也许他不愿意见到他？也许看到了而不愿说？那又为什么呢？”

这是克雷申的照片。中等身材，乌黑头发。他没有一件浅兰色的绒布上衣，这是事实。他的父母、老师，以及左邻右舍都可证明。可是那件短上衣呢？除女清洁工以外没有人见过。还有一点要搞清楚。女工的话是否可信；她说看得一清二楚，体貌特征也描述了，但是又说无法认出了。也许她感到害怕？也许压根儿没有短上衣这回事。须知三月份的气候仍旧是寒风飕飕的。

疑问一大堆。阿尔塔耶夫把这些疑问一一抄在干净的白纸上，并且编上了号码。女清洁工在撒谎？谢姆诺夫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克雷申啥也没有看见？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疑问。疑问愈多，假设也就愈多，捕获凶手的可能性也就愈大。然而这要付出多少艰苦的劳动啊！要绕过多少大大小小的弯路啊！一定要找到擒获凶手的捷径。

一九六九年四月初，也就是发案后的第四个星期，有一位领取退休金者涅克拉索娃到莫斯科第六派出所来报案。老太婆住在楼房通道上面，也就是作案的那个地方。楼房拱门下面放着一只存砂糖的大柜子。一天傍晚，涅克拉索娃去装砂糖准备喂她心爱的猫咪。她用勺舀出砂糖后，发现了一把

制鞋的刀子。她对凶杀案自然是知道的喽，因为院子里早已议论开了。所以她带着这把刀子上派出所来了。

给刀照了相并归入档案。经过检验证明杀害谢姆诺夫正是用这把刀子。刀上除了老太婆的指纹外，没有其他痕迹。伊戈尔没看六所值勤人员关于克拉索娃如何不愿抹去自己的指纹，以及他还是好言相劝这一段笔录。

恰恰这把刀在档案里不见了，由于工作人员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这把刀已下落不明，这是唯一的一件物证，眼下连这个也丢失了。

案卷的下面部分都是些对各种假设的验证材料。数量颇多。实际上，其余的各卷都是些谁是凶手啦，凶手是采取怎样方式作案的啦等等推测的查验。

阿尔塔耶夫决定从两条线同时开展工作。首先派齐明检查一下破案的各种假设整理工作是否已完成，若尚未完成，尽快搞出来。其次提出新的假设，这个任务可以交给科列斯尼科夫。

为了不至于埋在公文堆里，阿尔塔耶夫决定摘抄一些过去对案情的分析假设。把“赞成”和“反对”这些假设的意见逐一加以仔细研究。最可疑的是那个穿浅兰色短上衣的小伙子。没错，准是他！这个小伙子跟死者吵过架，后来又尾随着他。也许没有尾随过？也许尾随是为了说些什么话，那凶手到底是谁呢？不知何故这个小伙子除女清洁工看到过外，其他人都没看到过。说来也蹊跷，她怎么忽然注意起他来了呢？

第二个假设基于犯罪工具。肯定凶手是一个鞋匠。这个证据是涅克拉索娃找到的仅有的一把制鞋刀。什么理由说这

把刀一定是鞋匠才有呢？因为这种类型的刀商店里是出售的，它的刀锋是为制鞋业特制的。

下面一个假设比较具体：凶手是叶夫格尼·克雷申。

“有姓名，也有地址，”伊戈尔思索着。“对了，问题很简单，虽然……为什么偏偏克雷申没看见而其他人倒看见了？何况他跟谢姆诺夫的关系有些紧张，他们曾追求过同一个姑娘，为此经常发生口角。克雷申不止一次因倒卖票子而进过公安局，再说他又是抽烟的。”

“他抽烟的？”伊戈尔停止阅案，脸上露出了微笑。“如果采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演绎法，那末克雷申是凶手，因为凶手是抽烟的。眼下克雷申需要有个制鞋工的父亲，而且这个父亲丢失了一把刀……”

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要不这起案子早该破了。

也许凶手心理上变态？干吗要杀害谢姆诺夫呢？动机何在？大白天，在莫斯科市中心，简直离奇，谁也没有发觉……

还有一些假设更是荒诞可笑。阿尔塔耶夫想，倘若照此继续推理下去，还将出现新的假设，那么案子或许能顺利地侦破，或许仍旧将长久地搁在保险柜的下层架板上。他收藏好文件便去找科尔加诺夫。

“看完了，谢尔盖·阿列克谢诺维奇。”

“有什么启发？”

“没有什么新东西，摘抄了一些有用的材料，想研究研究，困难确实不少，时过境迁，搁得太久了。”

科尔加诺夫斜视了阿尔塔耶夫一眼。

“您不要把全部力量扑在这件案子上面，您的刑警队对

付眼前发生的一些案子情况不妙啊！亲爱的，必须侦破一切案子，一切案子。至于阿尔巴特案件……咱们去请教请教……”

“他要向谁请教呢？”伊戈尔想着走出办公室。“仔细琢磨过材料的人才能拿出高见来。至于说必须工作啦，必须侦破啦，那谁不知道啊，该到老头那儿去一趟，他最了解这起案子。”

可是萨福诺夫不在家。瓦尔瓦拉·德米特丽耶夫娜对阿尔塔耶夫的到来显得格外高兴，解释说她丈夫领到许可证，目前正在疗养。

第二天早晨，科尔加诺夫派遣阿尔塔耶夫刑警队去弗努科沃。从苏呼米<sup>①</sup>拍来一封密电。阿布哈兹的同志们电告：两名抢劫珠宝商店嫌疑犯——刑释分子古拉米什维利和马希泽正乘客机飞往莫斯科。必须搞清他们的接头人并抓获他们。密电里描述了两个嫌疑犯的体貌特征。

公安人员准时抵达机场。齐明留在小车里，阿尔塔耶夫和科列斯尼科夫走进了机场候机室。透过玻璃墙伊戈尔清晰地看到齐明坐着的小车。

“位置正合适，”他对科列斯尼科夫说，“咱们一定能看见。”

“他们往哪儿躲？除非不领行李？”瓦列拉赞同地说。

广播通知：从苏呼米开往莫斯科的612航班的客机已降落。

旅客不多，手提行李的总共十人。“客人”尚未露面。领取行李柜台前面苏呼米航班的旅客不断在增加。行李还没

---

<sup>①</sup> 苏呼米：阿尔哈兹自治共和国首都。（译者注）

运到。科列斯尼科夫用目光指向两个男人。根据外貌特征其中一个象古拉米什维利。伊戈尔跨步朝前，靠他们更近些。

外来人一领取行李，便朝出租汽车站走去。

“科利亚大叔，跟上那辆‘伏尔加’。”阿尔塔耶夫边说边坐进小汽车。

共青团广场人声鼎沸，人流如潮。出租汽车在喀山车站嘎然刹车。两个南方客人走进候机室。古拉米什维利在第一大厅留下了同路人和一只大箱子后，便向行李自动寄存处走去。齐明和科列斯尼科夫差不多跟他摩肩而过，但在济济的人群中他没有注意到他俩。

伊戈尔从书亭旁边站了起来，第二个南方人靠在沙发上，脚边放着一只手提箱。

过了十五分钟。

“他们何故在途中耽搁了，也许那个家伙溜了？虽然他们总不会放过他。瓦列拉终于露面了。他怎么那么洋洋得意？”

……古拉米什维利和马希泽搭乘出租汽车。出租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市中心驶去。于是科利亚大叔全力以赴，紧紧咬住。因为倘若两辆车并行行驶，就要被发觉，倘若落在后面就会放跑。瓦列拉叙述道：

“他走到行李自动寄存处跟前，一双贼眼向四处一骨溜，敏捷地把手提箱放进匣内，上了锁，拨了号码。”

“多少号？”

“他用手遮住了，怎么能看得见，”齐明说。

出租汽车在“布达佩斯”饭店前停车，于是乘客隐匿在饭店里。



阿尔塔耶夫刑警队跟附近派出所的同志商定由他们查一下“布达佩斯”饭店旅客后，便回局里去了。

阿尔塔耶夫立即又同加赞车站的刑事侦查部门取得联系，请他们监视存放古拉米什维利手提箱的那只匣子。

傍晚阿尔塔耶夫接到派出所的电话：两旅客的情况同密电中所提供的完全符合。

现在只待“客人们”开始行动，就可以弄清楚他们光临的动机。

第二天，刑警队全体出动去喀山车站。那边通知说古拉米什维利和马希泽均没有去车站，然而放在行李寄存处的手提箱不见了，被一个叫萨佐诺夫的人领走了。

“眼下碰到了窃贼王了”科列斯尼科夫说，“自己不动手，而是象电影里那样通过‘邮箱’。”

“看来他们是通过电话把密码和匣子号码通知了萨佐诺夫，”齐明赞同地附和说。

“见面时再付钱给他们，倘若在交钱的时候被咱们发现，他们也不必惊慌，因为看上去是在还债。”

……萨佐诺夫千方百计地狡辩，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竭力使人相信手提箱是他本人的。然而一打开箱子，看到了金耳环、金戒子，以及其他一些金手饰和银匙等，他又立即表白说这只箱子是一位外来的朋友请他去领取的。至于箱子里放着啥东西他当然不清楚，不然的话他决不会去车站取的。但当齐明将古拉米什维利和马希泽的照片摆在桌上时，萨佐诺夫才说了真话。他接到两个老供应者的电话，要他去车站领取手提箱，款子应于晚上十点钟送到中央儿童剧院售票处。